

學 匯

日四十月六年三十二百九千一

巴士阿拉

(續)

吳人海乃馬爾著
老梅繪

十二

阿呀！你睜起眼來了！你底眼睜開了！你！你，從蒲團爬出來，捉着那，那樣攸了的慘狀，搖搖閃閃地要起立了！

你！像初學步的小孩一般，滿張兩手，搖着向兩個人那面走了！

向那裡去呵！向森夫森婦的那裡去麼？那麼，你剩下一口氣，在這瞬間，還要燃燄妬的火麼？讓他們兩個人隨便做去不好麼？巴士阿拉！你，你，不是即刻就要斷氣麼？

兩個人，連他們自己現在置身在何處也不曉得了，完全在迷夢中了！你不知道你在何處呵！况且他也沒注意你走近他們身邊呵！（缺一句）

這是你的事業呵！巴士阿拉！你有見到你忽然走近時兩人着意分離開頭近觸絨中！害怕地才根震響，心中愉快麼？

那麼！你要怎樣呢？巴士阿拉！你要疲於最後的努力，為自己的過勞殺了自己呵！你傾倒在地上！好像大樹崩倒的一般！……

聽見了這響聲，家鴨呱呱地叫，鷄啾啾地亂鳴，小山羊揚蹄聲而絞啼！赤犬，多幾野馬，像每時幹慣的閉合眼唵唵不平！於是口蟻巢穴於褐色土中的他們迴廊下，相互以身擦身而過，永久發一種徐徐的微音！

一面，亞西古嬰家，和比奚真古公，這時，已甯影於夜陰中了！

種種騷動，到天明，漸次鎮靜了！也不知幾時睡魔暗襲家畜的身上，四圍罩蔽於黑色靜寂的底下了，巴士阿拉！這使你眠呵！把你一個人茫然放在這裡了！長夜之聲，現在蔽蓋在你的身上了！安眠囉！靜眠囉！

(大尾)

民衆藝術論

(續)

羅曼羅蘭原著
老梅 譯

第二編

新劇

一，新劇場

歡喜，元氣，和理智，是平民劇的主要條件，更須加以種種道德上旨趣，與以慈愛或社會的連帶責任觀等等教訓。但這決不要愁呵！因單有所謂常設劇場的事實，和所謂高情誼幾度共起的事實，至少，也能於有戲者中間，生出友愛的結合，總然不與以深切等等。單使與吾人以理智，幸福，元氣，就好了！深切的方面吾人自索合起來，世間較比所謂意氣也愚蠢呵！愚蠢所以意氣惡呵！加入風趣明了，和秩序於人類混沌心中，是要務呵！然而單徵人心於能想能行的狀態，就得了！不可以爲平民想幹，並行動，特別要選過說法和教訓，平民的友人等，有至極好藝術的程度而極嫌藝術。平民劇，成了慣例，不可不避開下面二個相反的極端。即一個是從活事實中引來冷教訓的倫理教育，這是非藝術的，同時方法也很拙劣，使有深疑的人們，以爲這裡有甚麼的針，非逃去不可，又一個，是不論何事，單是爲教平民悅樂的沒相干的藝術，不正經的遊戲，平民，誰也不滿足這樣事情，平民能審察使他們悅樂的人，於是在平民講議會等，平民，屢屢輕蔑他們可笑的舉動，不可以求道德，不可以求快樂，單求健康好了！這雖，不過是精神和情緒的衛生，奚路來爾與貴推書圖（一七九五年一月七日）的一節，有云：「吾人覺知肉體和精神的健全，便是覺知說不出來的幸福時候呵！」

(未完)

法律及強權

(續) 克魯泡特金著

保護法律，更成爲武士們的新權利，他們的職分，不單是使用武力，更負着擁護強權的使命，但是法律要從頭到尾，都是統治者的利益；人民不敢存絲毫反側不安的心，原是件困難的事。立法的人，又用最好的方法，使一法典內含着兩種習慣。一種是自然與人生間所發生之相互扶助的關係，一種是權力者永遠維持不平等制度的命令。——換句話說，就是非營社會生活的人類所必需，不過是橫暴無理的統治者，爲自己利益起見，製造出來的把戲。——這兩種習慣，被他稱做「法律，強迫利誘，強使人民服從的義務。」

法律上戴着「不得自相殺戮，」接着就說「納所得十分之一於伴侶，」剛說「勿得爲盜，」接着就發布「拒稅者罰」的命令。

總而言之。從古至今的法律，都帶這兩種相反的性質。其起源不過是統治者爲永久保持權力起見，保存有利於己的習慣。更深一層分析起來，一半是不待法律的援助，人們自然可以維持共同生活的習慣，一半就是有利於統治者，而大有害於人民。即不用酷的刑罰，即不能維持的東西。法律也同個人私有財產一般，最初由欺詐及掠奪而來，成長於強制壓迫之下，一班人民，決無膜拜尊崇的理由！

人們要想斬斷束縛的鐵索，非先拋棄由暴虐及迷信而來，用以保護王族，僧侶，富豪，及社會寄生蟲的法律不可。

我們在次章，就可曉得法律在王權宗教及階級制度之下，如何發達！我們的論旨，或者更可以顯著些。

第三章

前章口述及法律乃本諸風俗及習慣而產生，含有保存人類的社會

全最久，曾在廣東遇過。」我心中頗希奇，不知宋子幾時到廣東去過，或者因為語言不通，聽錯了！但因中國幾次革命，得南洋華僑扶助不少。余某說他初遇李協和的大忙，更激動我的懷舊感情。我又有一「南洋羣島，為中國衛星」的得意詞句，所以另眼看待。細談起來，他也無甚麼知識，我只記得藝術對他有一句妙評，說：「閣下是白起家的人才！」

臨出獄時，他們囑咐我運動保釋。我說：「那是自然！況執法處要取消了，還愁甚麼？」時黎元洪繼任總統，民黨人，請他取消這特別殺人機關，他已有允准的消息。

出了獄了！大有鳥出籠的快樂！你想一個人在都市中住了，一旦歸了都市，向郊外出遊，尚且有一種心身自由的感覺，何況從獄裏出來呢？

那馬車飛也似的，直奔粉房琉璃街解梁會館而來。到門首下車，周全看見，連忙把包袱取出，一同進館，見了玉青。玉青說：「正打算找人接你去！」我笑說：「不要接，自己會來的，先開了馬車錢再講！」玉青笑起來，說：「足然會叫馬車！」我先開仲伏在甚麼地方？他說：快來了！端午那一天，他連跳帶跑的到這裡。報信來。大聲叫老章死了還不起來！並說他從街過來，看見人人都喜眉笑眼，像過新年一般！我問他幾時到北京？玉青說：「他正月初八就來了！李某帶你去後，並沒有回報，也不知送到甚麼監獄裏去？托人打聽，見了藤文清，才曉得仲伏回到靜海。連忙寫信給他，他就來了。對我講他自正月初二起，每日心驚肉跳，不知何故？接到信，才知道是這麼一回事。」

事。心也不驚了，肉也不痛了，你說怪不怪？」這是真明其妙的。聽來，還聽說我在長安被捕前一日，李仲若老先生正打坐參禪，心中靈一動，說：「梅九有事！」趕緊命人找我。沒見我，聽說在易俗社看戲，報告老先生，老先生很奇怪！疑惑是他的錯覺，或者是鼓山有夢？然心裏總覺得是不安。到第二天，我被解送入京，老先生才信口說不假。這也真真明其妙的。還有我的長女清賢，當我在長安草草寫檄文那一夜，他在安邑得一夢，見我在高樓上，拿手槍一發打死對面底房中一個人，說是袁世凱，更是真明其妙！我嘗戲說，高樓就是那海樓的影子；

讀戀愛之謎有感

(未完)

倪超凡

什麼事都是假，
那有真？
從今後咱已覺悟了！
不魂！不魂！
前臉茫茫……
使我不安神！
我要問我自己？
你可有幾分把握，
不然怎麼會昏迷迷的酣睡不醒。
二
後顧益益……
學業還是真靠身！
那意外的……

朝朝暮暮，
時時刻刻，
索繞我心頭恨，
人情冷暖，
世態炎涼！

一毫眼光，

又是一個幻像！

你看韻仙和那位先生千種情萬種情（見戀愛之謎）

困苦顛連！

戀愛也可算到了極點！

既成了夫婦，

又共了辛艱！

誰定了海誓山盟，

是指望天長地久，

她又去嫁人。

三

唉！這樣看來，

真令人寒心！

世界上男男女女多得很！

談什麼自由戀愛？

熱鬧鬧……

新新新……

做一個美滿的時髦家庭

誰料這這個韻仙，

半路上抽梯呢，

丟掉那位否先生，
戀愛自由！

純全是騙人！

可憐那痴男兒欺得很，一見得他花言巧語！容態騙人！

三言兩句即心墮

崇拜以為真，

忍拋却白髮鬢親，

脫離了恩愛家庭，

老在這苦海沿上，

跑來跑去，

一心一定要退結髮婚

却也玩味過幾分，

四

想尙前，

我問我，

不知不覺的霧中行，

丟掉了無許功課，

帶樣人問良心！

那個能自問！

我是局中人，

幕內底精緻奧妙，

骨節！筋骸！

誰沒有澈底的圖略，

費盡了多少寶貴光陰！

精神上更不知道受幾多虧損，

肉體上……
兩性的吸引，
請君休下問！
酸！苦得很！
無藥可尋！

以後的兄弟們：
我極希冀你們開開別的康莊大道！
別要順着這條軌道上忘却了夢遺一切，
趕快預備前程。

以報易報

倪超凡

(未完)

昔日有一個駱駝同一個狗子住在一塊。牠們倆是極得意的朋友。

一日狗子對駱駝說哪。朋友！我知道河那邊有許多膏腴的田地，那田裏種的是甜蜜密的甘蔗。假使你要能夠渡我過去？我將指示你。那所在。但是這件事情對於我固屬合宜，對於你的確不錯。你可以享受那些甘蔗。我呢？可以在河旁邊。找找孤蟹……骨頭……小魚咬咬。我們倆在那兒做一頓很好的中飯。

駱駝聽了這一席話。即刻就承認渡狗子過河。狗子是不會浮水的。那末只得登在駱駝的背上。不多時他們就安抵別岸了！駱駝私自的去吃甘蔗。狗子就在河邊上跑來跑去。忽上忽下。興高采烈的在找孤蟹……骨頭……小魚大吞面持吞。

狗子與駱駝比較。狗子當然是小動物了。當狗子吃飽了盛饌之後。駱駝方才吃了幾口。駱駝是大動物。食量較大。絕對不是一口兩口短少時間所能吃飽的。駱駝正在吃飽的時候。狗子已經吃飽了。早跑到甘蔗田的周圍。得意洋洋的歡呼號。叫個不休。

恰好有個村夫聽見他的吼聲。村夫說道。這一定是狗子在甘蔗田內。趕緊去把他逐掉。不然他便在那塊抓過哪……打洞哪……毀壞植物的根蒂。

當村夫到甘蔗田的時候。不但是是一個狗子。還有一個大駱駝。正在吃甘蔗田的時候。不但是是一個狗子。還有一個大駱駝。正在吃甘蔗。村夫此時就怒氣沖天。發悶異常。一勇的跑到田內。把駱駝推倒。打得幾乎要死。才放逐了。這時候狗子早跑開了。

村夫回去了。狗子飛也似跑到駱駝面前來說。朋友！現在我們頂好可以回去吧！駱駝說道很好。你仍照來的跳上我的背伏着。於是牠兩就過河咧！剛走到水的深處。駱駝對狗子說。朋友！這個到是你待朋友的頂好方法。我要請問你，你幹什麼？快莫比吃過飯以後。在那裏叫喚。給村人知道。弄着駱駝來。把我橫身打得背黃爛腫。我確記得他打我的時候。我才吃了幾口。我到底要問你發那一種惡聲。是何用意？

狗子說朋友！我不知道。我有這個惡習慣。我常常喜歡在吃過飯以後。要小唱幾句。駱駝還是向前浮。及至水淹沒了狗子的腿膊。身子差不多要飄浮了狗子驚慌喊道！朋友！快起來！快起來！高一點兒吧？高一點兒吧？等到他不得不浮水的光景。駱駝對狗子說。我很渴望打滾狗子說啊！懇求你別要如此吧？你為什麼想要這樣呢。

駱駝答我不知！這也是我的習慣。我裝裝做在吃過飯以後打

水滾。眼看未落。駱駝早把利子提脫吊水內去了。他便打他的滾。狗子淹死了。駱子安安穩穩浮上岸了。

(完)

中國勞動運動之過去

(續) 安敦

過不了多時，又引起了其他的勞動者之同情，從香港來廣州的大海，沒有暇船幫他們轉貨物，香港的日需生物品，通通絕了來源，那些洋行的漁員及僕夫，都向雇主辭職不幹，香港陷於百業停廢，零落不堪的狀態，那些資本家再沒有法子可想，祇好向工人求和，得了絕大的勝利。這都是因「同盟罷工」的結果。

(三) 中國北部沿鐵道路線：中國北部，實業極不發達，所以除沿鐵路線外，無勞動運動之可言，唐山之礦工，因罷工，而遭殘殺，爲了少許的工價，犧牲過多少工人的生命，此舉的經過，爲期不久，想讀者多能記憶，這真是中國勞動運動的一大打擊！但工人們在現在的強權社會下，真是禍不單至，過不了二個多月，最殘酷的「二七」事件，又行開始。

原來在中國北部的勞動運動，除唐山的「礦工」外，就只有「鐵路工」的活躍，可爲欣慰。當「五四運動」以後，而「路工」的組合，於以開始。他們最初的根據地長辛店，在那個地方組織起工人團體，發行一種工人週刊，專門以罷工勝利，及勞動團體，去鼓勵一班勞動者，並且派人往各路較大的「機廠」，「車站」聯絡，所以不到二三年功夫，便將「京漢」「京奉」「京張」「津浦」「正大」「隴海」「粵漢」「贛鐵路」的「路工」通通有了小的組合，而促成這種小的組合，第一回不是因罷工勝利

後，趁勢組織起來的。所以在這當兒，「路工」罷工的風浪，幾如風暴水湧，不曾少歇，他們既已有小的組織，於是想要有一個大的聯合，經過了幾番磋商後，便預備在鄭州組織一個「總工會」而慘禍之來，實原於此。

當「路工」們迭次罷工的時候，早已招忌於軍閥，去年八月間「粵漢路工」罷工時，即曾予以一度之殘殺，徒以正義所在，尚不敢大風淫威。及至開得他們要大組織的時候，再也不能忍耐，當他們要成立總會的那一天，即以武力禁止集會，並將到會的各路代表驅散，他們受了這麼大的恥辱，便決議舉行「編同盟罷工」，以爲抵抗。當今年二月七日的那一天，此總同盟罷工方才開始，即被軍隊的總進攻，合各路線而討之。「罷工人」被殺死及帶傷者約近千人。並將各小組會的工會，一併取消，他們於是被武力所屈服，再也不能抵抗。雖然有幾個出亡到上海來的，與他地的工人代表，組織了一個「工人自救會」，但是要想在這這阻關山的池方，而期望遙遙鼓起被壓榨在地獄下的勞動者，使他們與狎狎的猛獸搏戰，確是不可能的呀！

(四) 湖南方面：在未叙湖南勞動運動之先，且先叙湖南勞動工會，因湖南的勞動運動，實湖南勞工會開其端，湖南勞動者之有部分的覺悟，勞工會的功勞，也要占最重要的位置。該會成立於一九一九年當：成立的時候，規模很小，儘可以說是一個工業學生的會社，而真正的勞動者，殆居極少數。及至一九二〇年，爲了紗廠公有問題，該會底然以赤手空拳，向政府與資本家，施猛烈的攻擊。並糾合二千餘失業之工人，將承租該廠之華實公司搗毀，並勒令該公司經理人，書立誓不承租該廠之誓約，爲首者黃愛翌日即被拘禁。因此，該社遂引起外界之同情，多不直於政府與華實公司，政府遂將爲首者釋放，並諭令與華實公司訂議和條約。雖然因了勞資不能妥協的原理，議和未成

，這會遭一度之失敗，但該會在此舉為勞動者所破壞，及至一九二一年，該會改組時，乃成爲一二二工團（每一職業組合爲一工團）的勞動者會社。有工人二萬餘人，在這一年中，罷工風潮，時起時伏，工人聯合之聲浪，頗驚人耳鼓。而在一方面，益引起政府與資本家之嫉視，遂有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之慘禍，

（未完）

出版介紹

綠光世界語月刊第二卷第三號

（第八期）

目次

- 工人需要世界語。 S
- 魏花潭記「世界語漢文對照」。 S
- 泰山畫南「世界語譯」。 S
- 中國語言集「世界語漢文對照」。 陳兆瑛
- 世界語新讀本「詳細譯注」。 國成
- 俄語新接尾語詳解。 國成
- 最近消息。 記者
- 質疑解答。 國成
- 新寄月旦。 國成
- 補充啟。 揭光啟

每册連郵費六分郵票通用發行處：上海法界敏禮尼路路雙十醫院

「無政府共產主義」這本小冊子，是民鍾社「克魯泡特金的理想」書內印出的。定價大洋一角二分，函購處：廣東新會城河南街上海春轉健民。

「新海委」第七期「盜賊特號」及第八期均已出版了，每册定價一角一分，發行所：廣州市府學西街台山新海委社。

特別啟事

「工餘」第十六期出版了。這本小冊子，是留法同志李卓君等所組織吾黨之機關報，是有文藝、有學理的月刊，每册定價大洋五分。代派處：本社學滙編輯部、及高師附中李健吾。

小通信

健民：來信收到，寄來的書，只收到「無政府集」十九册，餘均未收，何故？敢是不是同時付郵票？以後寄書，請掛號，免誤。

李卓：寄你之信取否？何不來信呢？甚怪！

行之，曉天，炎初：你們現在什麼地方！報告！

BK：聽平來信說你已出川登蚌埠，但宋仙早已不在彼處了，請你來龍潭橋一行，此間正需助力！

揭光